

对社会科学定量型研究中社会评价性研究 结果准确性的思考

章礼霞, 周俊瑶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 徐州 221008)

摘要: 定量型研究这种以精确为特征的方法和技术在当代社会科学很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它也日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来, 如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媒体调查等。但本文通过对两个调查个案的比较分析研究, 认为相对于自然科学恒定的研究对象、统一的测量单位以及精确的计算, 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在社会评价性研究方面)在研究对象抽象、媒介语言具有模糊性、测量标准不能保证统一的前提下, 经过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量化结果, 其科学性也许要打折扣。

关键词: 定量型研究; 语言模糊性; 准确性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5)06-0087-03

定性型研究和定量型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两大类方法。定性型研究可以通过观察、实验、理性思维或结合量化数据来进行判断、推理, 发表观点看法, 论证大多通过文字展开; 定量型研究是以数据为基础, 用数字进行论证。当代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借鉴, 在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很多领域移植了定量型研究的方法和技术, 成为了解国情、民情等各方面信息的重要工具。它也日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来, 教育、新闻、市场等方面的调查、人事部门对干部职工的考察评价等几乎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定量型研究方式。

定量型研究的技术操作手段主要包括实验、调查、内容分析和运用现成的统计资料等。其中调查的方法是向人们提出问题并记录他们的反应, 一般使用调查问卷或访谈的形式, 对被调查人的条件和调查的情景不加严格控制和操纵。调查产生量化的信息, 反映社会和人的特征及状况, 也可用于探索性和解释性的研究, 是社会学和其他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技术。(严辰松, 2000: 37-39)。本文主要利用定性型研究方法, 结合一部分的定量型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运用现成的统计资料等, 就生活中的调查个案作一些演绎分析, 以探讨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数字所表达的准确性程度问题。

一、两个调查个案所带来的疑惑

调查方法因其操作方便、适用面广而在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它领域中广泛使用。调查方法适用的范围是人们可自行描述和报告的事物, 大部分调查是用问卷或访谈的方式向被调查人了解信仰、观点、态度、过去和现在的行为等情况(严辰松, 2000: 191)。本文所举的两个调查个案即为信手拈来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来自电视媒体, 一个来自职业生活。

个案 1: “你幸福吗?”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纪事》栏目为 2005 年元旦特别奉献的两期名为“幸福在哪里?”(上、下集)节目中反反复复被提出的问题。幸福是人人追求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 所以这个话题适合所有在生活着的人回答; 从调查方式来看, 调查区域可谓遍布全国城乡各地, 调查对象不分男女老幼随机选择, 调查过程也是非人为操控过程, 其客观性加上有网上提供的详细文字脚本(cctv.com2005-1-4; 2005-1-12《纪事》), 使得此项调查适合作为内容分析的个案。另外作为媒体调查它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为“在中国目前蓬勃发展的各种形式的调查中, 以报刊、媒体举办的调查最为活跃, 最引人注目”(严辰松, 2000: 197)。《东方时空》栏目就专门有一个“时空调查”板块, 每天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网上调查, 然后以简单百分比的形式展示给观众。

个案 2: 下面是一份笔者所在大学编制的课程教学质量学生评价问卷, 自 2002 年以来每学期收到一份。据了解, 课程教学质量学生评价活动在很多高校开展, 所以以此为个案进行一些研究也应有一些现实意义。该问卷中评价项目表述如下: (1) 治学态度严谨, 备课充分, 教学内容精通, 讲课熟练 (2) 为人师表, 上课时仪表端庄, 精神饱满 (3) 教书育人, 对学生要求严格 (4) 教学内容充实, 重点突出, 信息量适中 (5) 讲课理论联系实际, 注意介绍学科发展新成果 (6) 使用最新教材, 对学习帮助大 (7) 教学具有启发性, 吸引学生, 课堂气氛活跃 (8) 有效运用多种教学媒体和手段, 课堂时间利用率高 (9) 教师按课表授课, 不随意调、停课, 按时上下课 (10) 认真辅导, 按时答疑, 注意与学生交流 (11) 作业量适中, 批改及时、认真 (12) 注重因材施教, 学生知识、能力或素质有所提高。评价标准分为“非常认可”、“认可”、“一般”、“不认可”四个等级。

这两项调查的共同点在于被调查者需要回答的问题基本

收稿日期: 2005-06-28

作者简介: 章礼霞(1967—), 女, 安徽枞阳人, 副教授, E-mail: zlx@tom.com

上都是由形容词来表述的,形容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或特征,程度性是其典型特征(刘顺,2003:38),多是人的主观判断和评价。针对这样的问题作出的回答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客观量化,这是引发笔者疑惑的主要方面。

二、语言的模糊性与量化数字的精确程度

社会科学定量型研究方法是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而来的,但鉴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媒介语言等方面存在的本质差异,对社科研究数字化的精确性也应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期待值。自然科学研究宇宙中各种恒定的物质的现象,使用的是人工语言(如数理语言和各種计算机语言等),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人的行为、信仰、态度、思想,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等,而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是流动的,变化莫测,不易观察,更不用说用实验仪器去精确地测量,而且人的行为与思想极具个性特征,难以笼统归类。另外人的观念是抽象的,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语言则是通过社会约定俗成的方式自然形成的。伍铁平(1999:6-7)指出,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模糊性。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语言的模糊性问题。

1)语言的模糊性

目前语言学界已有的对模糊性的界定可以说是多元互补的。Peirce(1902:748)从语言系统出发阐述模糊性的特征,认为语言系统允许说话者创造出不用事先确定某些事实是包括在内还是排除在外的话。赵元任(2002:820)认为,一个符号当其适用于边缘的情况同其适用于清晰的情况相比显得突出时,这个符号就是模糊的。Deese(1974)从更偏向心理的角度研究模糊性,认为交际的模糊性是与我们的思想结构而不是语言系统相一致的,也就是模糊性不是应用于语言的一个概念,而是应用于语言所表达的思想。Channell(2000:20)从语用的视角出发给“模糊”下的定义是,如果一个词或表达法可以与另外一个似乎导致相同命题的词或表达法形成对照,是“有意而且毫不犹豫的模糊”,而且其意义来自于Peirce所指的“内在的不确定”,那这个词或表达法就是模糊的。作为语言学学术语的模糊性不太容易界定,但退一步来看,如果取“模糊”这个词一般的词典意义,即“不分明、不确定”,那就可以将语言使用中一切因为意义不明晰导致信息不充分或误解发生的现象归为广义的模糊性。这也是本文所关心的模糊性的含义。

语言的模糊性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次。在语音层次上,不同语调(如重音)的运用可以使同一语句表达不同含义,语调还为模糊标记所指的对象确定界限(Channell:27)。但模糊性更突出地表现在词及其意义方面。模糊性在词汇上的表现是比较普遍的,人类语言中,许多词语所表达的概念都是没有精确边缘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副词等都可承载模糊意义。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也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存在。语用学研究显示,人们在说话或写作时会根据语境来调整他们的语言,调整方式之一就是变更语言的精确与模糊程度。虽然还不能下定论,但相关研究似乎表明模糊语言与精确语言出现的频率相当,甚至前者要多于后者(Channell:3-4;195)。

总而言之,客观世界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语言必须尽量用

最少的单位表达最大限度的信息量,这是语言模糊性质存在的内在因素。自然界本身具有根深蒂固的界限不清的特点,即本体的模糊性(ontological fuzziness),而人脑认识问题也有其局限性,这是认识上的模糊性(epistemological fuzziness)(伍铁平:24;141)。另外,语言的符号性质也在客观上为广义的模糊性提供了存在的空间,符号与对象之间复杂的配对方式可以导致语言的歧义和概括、重复与变通等现象的产生(赵元任2002:191-192)。

2)量化数字的精确程度

语言的模糊性到底对社会科学定量型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什么影响,对上述两个个案的演绎分析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在现有数据方面,电视节目以影像纪实(加网上文字脚本)的方式提供了直观的记者访谈的全部相关过程,没有任何分析性的数字或评论;而笔者每学期收到的课程教学质量学生评价结果单上有详尽的问题、经过复杂计算后得到的量化数字以及由此得出的文字评价,但是没有相关的过程。鉴于社会科学调查之间在很多方面如媒介语言及人的一般推理思维方面存在共性,所以此二项调查在数据分析方面存在互补性。

利用个案1网上文字脚本将电视节目以影像纪实方式直观展现的社会调查结果转换至以语言为媒介的间接描述和分析,其调查报告基本上是这样的:对于“你幸福吗?”这个问题,在参与访谈的55人中,确切回答“很幸福”、“当然幸福了”、“肯定幸福”、“怎么不幸福啊”之类的有38人,说一般、也痛也快乐或说不清的有12人,明确回答不幸福的5人。如果大致承认节目中访谈对象的抽样代表性,那么对以上数字作简单的百分比处理,也许可以说目前在中国,感觉幸福者约占69%,说法含糊者约22%,不幸福者约9%。

对以上量化数字的精确程度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描述的角度来说,表示访谈对象的确切人数、回答是与否的人数等应该说完全可以做到精确统计;而对于幸福人群百分比的准确性,就要从两方面来看。“幸福”是个比较典型的兼类词,在“你幸福吗?”这个问题中,它是个形容词,对应于事物的性质或特征,多是人的主观判断和评价;而在“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中,“幸福”是个名词,对应于有一定恒定内容的实体,此处应该是幸福的定义或标准。将幸福看作是人的一种模糊感受,那以上百分比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可以推论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感觉幸福的;而如果以一定的标准来定义幸福,那参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幸福是什么?”所给出的答案,上述有关人群幸福感的比例几乎会有颠覆性的改变。因为采访对象在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态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对幸福的定义也如此不同。有些人(孩子)觉得幸福但不知幸福是什么,在其它答案中,有“老了当然幸福了”,“有饭吃就是幸福”(农村老人),“幸福就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幸福就是实现了人生的目的”,“幸福就是合家安康”,“幸福就是满足,心灵得到安慰的时候就满足”(年轻人),“奉献也是一种幸福”(军人),“私心杂念少就幸福”(喇嘛),“幸福最起码是生活能保证了”,“每天劳动心情好,吃苦就是快乐”,“热情服务,诚信待人”(三轮车夫),“男人的幸福无非就是事业有成”,“幸福就是可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朋友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感动就是一种最好的幸福”等等。虽然大部分人认为幸福就是感觉

高兴、开心,满足于现有生活,自己知足,但鉴于各人现有生活的不同,一个人觉得幸福的原因可能正是另一个人觉得不幸福的原因。比如同为30来岁的年轻人,有人回答跟父母在一起是最幸福的,而另一份回答则表明正是父母有时令人窒息的爱让他痛苦,永远长不大。再如有人认为物质生活无忧或者富足就是幸福,而有人则认为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心灵自由满足就是幸福。如果以其中的某一种理解作为幸福的标准,那感觉幸福的人群比例将需要大幅度改写。

上述有关幸福的讨论只是涉及个人感受,不需要一定的标准,准确不准确也并无多大社会影响;但个案2中的量化调查具有社会性质,需要一个相对确定和公认的标准,它会对被调查人的社会评价及自我认识产生很大影响,优、良、中、差的评价结果基于此产生,而个人教学理念与方法的成功与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数字验证。人们当然非常希望这些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数的量化数字真的如其形式所表现的那样精确。理论上,定量型研究的基本特点是把研究对象量化,量化的过程通过测量行为来完成。科学的测量比我们日常的判断更准确、可靠和客观,还能够延伸我们的感官,使我们观察到平常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严辰松,2000:73)。但考虑到个案1中对“幸福”一词有如此众多的个人解读,而个案2中的测量语言除第(9)项评价项目属完全客观题外,其余的都不同程度地使用形容词描述,主要涉及到人的感觉,难免会让人对此类评价性量化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产生疑虑。形容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或状态的词,概括性和主观性都极强,对这类词进行量化并不容易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苏珊·哈克将形容词的模糊性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单维模糊(unidimen-

sional vagueness),如“老”、“高”这类仅涉及年龄或高度的词,这些词的模糊性可用表示隶属度的方法进行量化;另一类可称为多维模糊(multidimensional vagueness),这类词如“美的”、“能干的”等则很难用表示隶属度的方法量化;对“真的”这类既非单维又非多维的模糊词也很难用上述方法量化(引自伍铁平:viii)。由于对治学态度严谨、信息量适中、作业批改及时认真、因材施教甚至于认可、不认可等概念没有一个统一、量化的约定,学生全凭自己的感受来作选择,这就难免存在因人而异的评价标准,比如勤奋与不勤奋的学生、成绩好与成绩差的学生对教学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另外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说,意义是在一种动态的、交际参与者不断协商、解释的过程中最终得到明确的,像书面问卷这种单向的、一步到位的做法很不利于消除语义的模糊性。

三、结论

本文以生活中的两个调查个案为素材,从语言的模糊性这个片面视角出发,对社会科学定量型研究中主观性较强的评价性量化研究的准确程度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疑虑。相对于自然科学恒定的研究对象、统一的测量单位(不同度量单位之间还有精确换算)以及精确的计算,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在评价性研究方面)在研究对象抽象、媒介语言具有模糊性、测量单位(标准)不能保证统一的前提下,经过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量化结果,其科学性是否要打折扣呢?应该承认,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理论依据单一,个案具体,没有考虑复杂统计计算对误差的消减等因素。总之,这只是探索性的一问,而不是结论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刘顺. 现代汉语名词的多视角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 [2] 伍铁平. 模糊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3] 严辰松. 定量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 [4] 赵元任. 符号学大纲[A]. 赵元任.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5] 赵元任. 汉语中的歧义现象[A]. 赵元任.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6] Channel, Joanna. Vague Languag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7] Deese, J. Towards a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the Meaning of Sentences[A]. In Silverstein, A.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C].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74.
- [8] Peirce, C.S. Vagueness[A]. In Baldwin, M.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II[C]. London: Macmillan, 1902.

On the Veracity of Quantitative Approach and Results of Evaluation in Social Science

ZHANG Li-xia, ZHOU Jun-y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008)

Abstract: The quantitative approach, characteristic of precision, is used in many areas in modern social science, and it has also penetrated into our daily life and work, such as in media survey or college teaching quality review. But by comparing study of two investigating cas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quantitative approach in social science,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s involving social evaluation, cannot guarantee the veracity of the results calculated by complex formulas, with the objects studied abstract, the medium language vague in nature, and the measurements diverse; while in natural science, the objects studied are constant and usually concrete, the measurements are unified and precise and can be conversed mutually.

Keywords: Quantitative approach; vagueness in language; veracity

[责任编辑:箫 姚]